

· 特邀稿 ·

## 中國近世宮廷戲本的鏈接： 《康熙萬壽雜劇》殘本、異名本與 Q90680<sup>▲</sup>

陳韻沅\*

### 摘 要

中國近世宮廷戲本不僅數量龐大，且呈現錯綜複雜的文本狀態。筆者曾將研究者所面對的困境與挑戰總結為三大方面：片段性、割裂性及封閉性。目前雖已有各種古籍、戲曲目錄文獻及工具書，但學界對於明清宮廷戲曲文本狀況的掌握仍難以做到全面，原因之一是此類戲本中常出現同本異名或同名異本的現象。本文以一組康熙時期的文本為例，說明一般賴以辨別作品內容的「名稱」如書名、劇目等，在宮廷戲本中因其不穩定性、重複性及隨意性，容易使研究者陷入謎團與誤區。通過文本對讀，消除題名異同所帶來的混亂、闡明具有相同內容的作品之間的關聯性，可解決近世戲曲文本研究中一個重要難題，宮廷戲劇的歷史亦將逐漸清晰。此外，並討論目前執行的 TEXTCOURT 研究項目所建置《明清宮廷戲曲文獻數據庫》如何利用數位化環境對這些「異名同本」的重疊性宮廷戲本進行文本系統的梳理、鏈接及消歧區分，進而提出設置文本代碼在研究龐大文學文獻方面的意義、思考近世文本整理研究的相關問題。

**關鍵詞：**近世文本、《康熙萬壽雜劇》、《萬國嵩聲》、數位人文、文本代碼

---

<sup>▲</sup> 本文為科研項目「Linking the Textual Worlds of Chinese Court Theater, ca. 1600-1800」（「明清宮廷戲劇文本世界的鏈接與圓合」，簡稱TEXTCOURT）之階段性成果。項目獲歐洲研究委員會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地平線2020」計畫資助（資助協議編號：819953）。

\* 附識：2024年4月筆者有幸參加國立中正大學主辦之「第四屆近世意象與文化轉型國際研討會」，演講題目為〈遠近閱讀《八佾舞虞廷》的多重文本世界〉。大會結束後，隨即北上台灣大學做另一場講座，題為〈鄭騫先生題簽《康熙萬壽雜劇》殘本補遺：異名本、Q90680及其相關問題〉。兩場報告均以中國近世宮廷戲本為討論重心，可視為此行之姊妹篇。本文整理以後文為主體，而文中有關文本鏈接的問題，亦呼應中正大學演講中所論及數位遠讀與文本世界等議題。拙文初稿曾分別得到李昌淑教授、汪詩珮教授等諸位先生指正補充，此次投稿過程業經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審查意見，得以進一步增訂修正，謹此一併致謝。

\* 英國牛津大學邵逸夫漢學講座教授。

## 一、前言

中國近世宮廷戲本不僅數量龐大，且呈現錯綜複雜的文本狀態。<sup>1</sup> 筆者曾將研究者面對的困境與挑戰總結為三大方面：片段性、割裂性及封閉性。<sup>2</sup> 就片段掌握而言，目前雖已有各種古籍及戲曲目錄文獻，但學界對於明清宮廷戲曲文本狀況的掌握仍難以做到全面，原因之一是此類戲本中常見的同本異名與同名異本的現象。例如八十年代一度被視為「海內外孤本」的美國藏本《碧天霄霞》，其實有眾多「異名」版本（《碧雲霄霞》、《乾隆安殿本》、《異艷堂六種曲》、《太平雜劇》等）分藏於多處。<sup>3</sup>

一切學術研究，無疑均要求首先必須精確掌握基礎資料。由於中國近世宮廷戲曲作品存量龐大，全面梳理本已極具挑戰；若再因題名異同而產生混淆，無疑將進一步加重研究者的困難，而傳統上用以辨識作品內容的方法亦因此面臨更高的標準與要求。一般賴以辨別作品的「名稱」如書名、劇目等，在宮廷文本中因其不穩定性、重複性及隨意性，容易使研究者陷入謎團與誤區。筆者在整理清代宮廷戲本的過程中，發現一組康熙時期文本的其中八種存有「異名同本」之現象。本文將首先介紹《康熙萬壽雜劇》「存十三齣」殘本與《萬國高聲》八齣本。兩個戲本雖題目迥異且長短不一，貌似毫無關係，但若將之鏈接、二者對讀，不僅有助於殘本之補遺，亦可加深對戲本文獻整理相關問題的進一步思考。此外，本文將討論目前在牛津大學進行的 TEXTCOURT 研究項目所建置《明清宮廷戲曲文獻數據庫》，如何利用數位化環境對這些「異名同本」的重疊性宮廷戲本進行文本系統的梳理、鏈接及消歧區分，進而提出設置文本代碼的意義，並思考近世文本整理的相關問題。

---

<sup>1</sup> 關於宮廷戲曲文本形態之複雜性，筆者 2009 年參加北京故宮會議時曾提出初步想法，見〈關於明清宮廷演劇研究的幾點思考〉，《明清宮廷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一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頁 467-477。有關宮廷曲本形態的新近研究，可參羅燕：《清代宮廷承應戲及其形態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以及熊靜：《清代內府曲本研究》（上海：上海書店，2018）。

<sup>2</sup> 詳見拙文〈明清宮廷演劇的文本世界〉，《政大中文學報》第三十七期（2022），頁 5-52。

<sup>3</sup> 同前注，頁 14-21。

## 二、《康熙萬壽雜劇》「存十三齣」殘本之闕損

《康熙萬壽雜劇》（以下簡稱《康》），又名《康熙朝承應戲》，現存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四冊一函（書號 T02733）。函套題字云：

康熙萬壽雜劇

康熙鈔本存十三出

鄭伯書室藏<sup>4</sup>

原書書名已佚，所謂「康熙萬壽雜劇」并非原書名，而是根據函套簽題。又，函套內另有鄭騫先生（1906-1991）於 1937 年所作題記：

此本弘曆等字均不避，確是康熙時鈔本。首尾不全，殊可惜耳。丙子冬日，海市界邢某持來求售，以廉直得之，命文奎堂重裝。次年小陽之月，英百題記。<sup>5</sup>

鄭騫先生指出，該本「首尾不全，殊可惜耳。」所存十三齣，乃第六齣《玉燭均調》至第十八齣《長幼歌風》。<sup>6</sup>

此劇極少見於戲曲書錄。《齊氏百舍齋戲曲存書目》著錄為《康熙朝承應戲》，列明所收各齣如下，包括齣名不詳的第十一齣：

康熙朝承應戲 四冊一函 安殿本存玉燭均調（第六）、熊虎韜威（第七）、文明應候（第八）、律呂正度（第九）、璿璣授時（第十）、「失名」（第

<sup>4</sup> 本文依據中國國家圖書館制作《康》複製件，正文共 103 拍，函套相關內容共 4 拍。鄭氏題記見於函套內。

<sup>5</sup> 鄭氏題記見於《康》函套內。

<sup>6</sup> 還有部分資料及研究援引蔡毅《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匯編》的說法，指《康熙萬壽雜劇》今存十二種。其實蔡著所言「前五種及第十一種缺」（頁 1179），指的是該劇每一齣之前的小序。見蔡毅編：《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濟南：齊魯書社，1989），頁 1179。

十一)、金母獻環(第十二)、雲師衍數(第十三)、蒼史研書(第十四)、百穀滋生(第十五)、萬方仁壽(第十六)、鳳麟翔舞(第十七)、長幼歌風(第十八)。<sup>7</sup>

亦有其它書目以該劇各齣之齣名分別著錄，如以傅惜華《清代雜劇全目》所載《玉燭均調》條為例：

原有總名，因卷首殘缺，暫題為：《康熙萬壽雜劇》。前五種已缺。每種有小序。原為第六種。<sup>8</sup>

此劇之相關研究，目前僅見戴雲〈《康熙萬壽雜劇》散論〉一文，對《康》的總體面貌及藝術特點做了全面介紹。<sup>9</sup>該文提出據現存十三齣內容來看，可知專為康熙六旬壽誕而作。內容方面旨於歌頌康熙的文治武功及其作為帝王的過人之處，如其尊崇理學、重視選撥人才、重視農耕、減免徭役、平叛勝利、使周邊屬國無不臣服等。每齣之前有短序。以第六齣《玉燭均調》卷首序為例：

史稱黃帝之世。民不習偽。官不懷私。市不預價。城郭不閉。見利不爭。風雨時若。方今聖世。仁風普被。玉燭均調。生長此世者。皆如行地神仙。此齣擬呂何二仙。遊覽山川。觀風問俗。歌詠太平。<sup>10</sup>

戴雲先生在分析《康》時，亦指出其作為殘本的一些局限，如「原本到底有多少齣，已不可知」、「〔第十一齣〕前面缺葉，其齣名及卷前之序均已散失」<sup>11</sup>等。

<sup>7</sup> 齊如山：《齊氏百舍齋戲曲存書目》，《圖書季刊》新第九卷第一、二合期（1948），頁37。

<sup>8</sup> 傅惜華：《清代雜劇全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368-371。

<sup>9</sup> 戴雲：〈《康熙萬壽雜劇》散論〉，《戲曲與俗文學研究》第二輯（2016年），頁72-85。

<sup>10</sup> 參《玉燭均調》，TEXTCOURT數位文本（代碼 Q00354\_01\_A）：[https://textcourt.ames.ox.ac.uk/databases/scripts/Q00354\\_01\\_A/?tab=pages](https://textcourt.ames.ox.ac.uk/databases/scripts/Q00354_01_A/?tab=pages)

<sup>11</sup> 戴雲：〈《康熙萬壽雜劇》散論〉，《戲曲與俗文學研究》第二輯（2016年），頁74及77。



## c. 第五及第六行殘缺。

如前文所述，《康》久已世無全帙。檢視各家書錄或館藏書目，亦未見有《康熙萬壽雜劇》<sup>14</sup>或《康熙朝承應戲》之它本可供校補。面對以上許多殘缺破損處，在整理時應作何處理？

以上文提及殘缺情況最為顯見且最嚴重的第十一齣為例，齊如山稱之為「失名」（第十一），傅惜華指此齣「標名云：□□□□，因前殘缺，齣名、小序不詳。」<sup>15</sup>現存《康》本在第十齣結束之後有一空頁，繼之為以下殘片（見圖2）：



圖 1：第十三齣《雲師衍數》及第十四齣《蒼史研書》部分殘闕頁（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品）

〔頁1a始〕

徧。

望眼連天。

衆水朝宗遠。

（白）碧海東南是我家。三珠樹下作生涯。

竦身飛入青鸞隊。直到中天獻紫霞。

啗家羽民國人是也。卵生毛翼。往來赤水之間。鳥喙龍身。長養福庭之內。

有神人二十八。為

〔頁1a終〕<sup>16</sup>

<sup>14</sup> 2026年3月筆者校稿補識：傳聞北京國家圖書館可能另有一部《康熙萬壽雜劇存六十八種》，經與北京國家圖書館人員確認，該館並無此書的資料。

<sup>15</sup> 傅惜華：《清代雜劇全目》，頁369。

<sup>16</sup> 參《康熙萬壽雜劇第十一齣（失名；殘本）》，TEXTCOURT數位文本(代碼 Q00533\_01\_A)：[https://textcourt.ames.ox.ac.uk/database/scripts/Q00533\\_01\\_A/?tab=pages](https://textcourt.ames.ox.ac.uk/database/scripts/Q00533_01_A/?tab=pages)

據文理及版式可推知，「徧。望眼連天。衆水朝宗遠」為前一支曲文之末段，緊接著為扮演羽民國人之演員（行當不詳）的上場詩及賓白部分。「徧。望眼連天。衆水朝宗遠」之前，究竟有多少缺頁或闕文？《康熙萬壽雜劇》中這一「失名」殘本第十一齣有無可能補全？我們有哪些文本綫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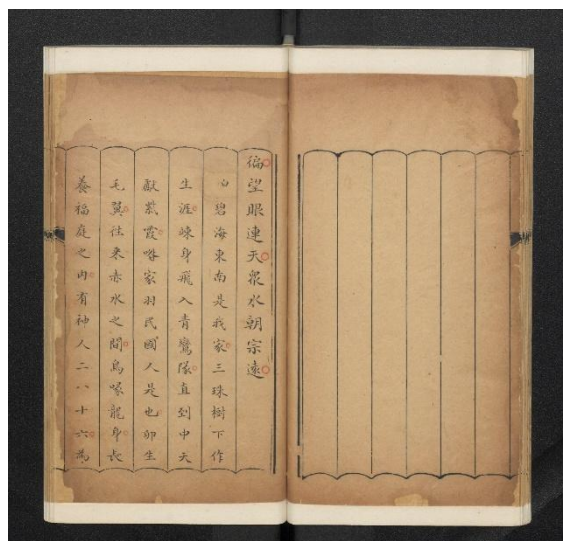


圖 2：《康熙萬壽雜劇》第十一齣（失名；殘本）首葉

### 三、《萬國嵩聲》八齣

《萬國嵩聲》一劇，未見於清代書錄及《清代雜劇全目》等。該劇原為吳曉鈴先生所藏曲，今藏首都圖書館。筆者得見該戲本，有賴於《綏中吳氏抄本稿本戲曲叢刊》之影印出版。<sup>17</sup>《萬國嵩聲》（簡稱《萬》）作為清代承應戲本，目前尚未見有相關研究，僅見著錄於熊靜《清代內府曲本簡目彙編》如下：

萬國嵩聲 八出 昆弋腔

版本：吳曉鈴舊藏，首都圖書館藏，1部，(G)(己)／23，2冊，版框高18厘米，寬12·6厘米，有周肇祥後記，介紹該劇本的內容及版本情況，有「百福莊嚴之室」、「周養安小字得」、「曉鈴藏書」印記。《綏中吳氏抄本稿本戲曲叢刊》第22冊據以影印。<sup>18</sup>

<sup>17</sup> 吳書蔭編：《綏中吳氏抄本稿本戲曲叢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第22冊，頁1-122。

<sup>18</sup> 熊靜：《清代內府曲本簡目彙編》，收入其《清代內府曲本研究》下冊（中山大學博士論文，2012），頁116。

其中提及「有周肇祥後記，介紹該劇本的內容及版本情況」，惜查看周肇祥（1880—1954）識語，可知其實甚為簡略，語焉不詳：

《萬國嵩聲》為康熙萬壽宮廷所演之劇本也。編排得體。唱詞古雅。定出名手。鈔本稚劣。頗多訛脫。可知者隨筆添改。不可知者存俟覓得善本再校。一朝法曲。亦開元天寶霓裳羽衣之亞。豈復聞乎。噫。  
辛巳三月退翁周肇祥識。<sup>19</sup>

周氏一方面對曲文贊賞有加，另一方面亦批評該抄本質量不佳。這一則作於 1941 年的識語雖簡略，但提供了一條重要的信息：周氏當時沒有其它可供參校之本子。熊靜所編《清代內府曲本簡目彙編》亦未提及《萬》除了首都圖書館藏本以外，是否還有其它版本。換言之，從 1940 年代至今，學界一直將《萬》視為一孤立文本，在內容或版本方面均未提及與其它戲本有何關聯。<sup>20</sup>以此觀之，《萬》作為海量宮廷戲本中之一粟，似無特殊之處。若翻閱該戲本首頁（見圖 3），則可能更進一步加深此印象：

《萬》卷首第一齣題為《焦僥貢羽》，此齣未見於戲曲書錄。與本文所談論更為相關的問題是：《萬國嵩聲》劇名與《康熙萬壽雜劇》完全不同，又僅有八齣（相較於《康》存十三齣）；又，卷首第一齣題為《焦僥貢羽》，齣目及起首文字亦均未見於現存《康》本。如此看來，《萬》與《康》則似為兩部不同的劇本。二者之間有何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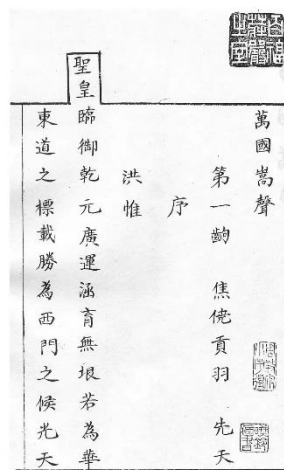


圖 3：《萬國嵩聲》第一齣  
《焦僥貢羽》

<sup>19</sup> 參 TEXTCOURT 數位文本《萬國嵩聲〔識語〕》（代碼 Q00532\_01\_A）：[https://textcourt.ames.ox.ac.uk/database/scripts/Q00532\\_01\\_A/?tab=info](https://textcourt.ames.ox.ac.uk/database/scripts/Q00532_01_A/?tab=info)

<sup>20</sup> 目前僅見 Liana Chen (陳凱莘) 近著一腳註中曾提及，《康》現存另一異名「總本」題為《萬國嵩聲》，惟因非該章討論重點，僅一筆帶過而未討論《萬》或提及二本之任何差異。參 Liana Chen, *Staging for the Emperors: A History of Qing Court Theatre, 1683–1923* (Amherst: Cambria Press, 2021), p.201 n56。Chen 在該章援引《康》第十六齣《萬方仁壽》為例，提出該齣與康熙帝六十大壽千叟宴之間的關係，提醒讀者應注意清宮承應戲「效嵩祝之丹誠、紀聖朝之實事」之時代紀實性。

#### 四、《萬》與《康》對讀：補遺、局限與啟示

《萬》與《康》之間的文本關係，至《萬》第三個半葉〔2a〕則昭然可知。該頁與上文提及《康》本第十一齣失名殘本首頁內容相對應（見下圖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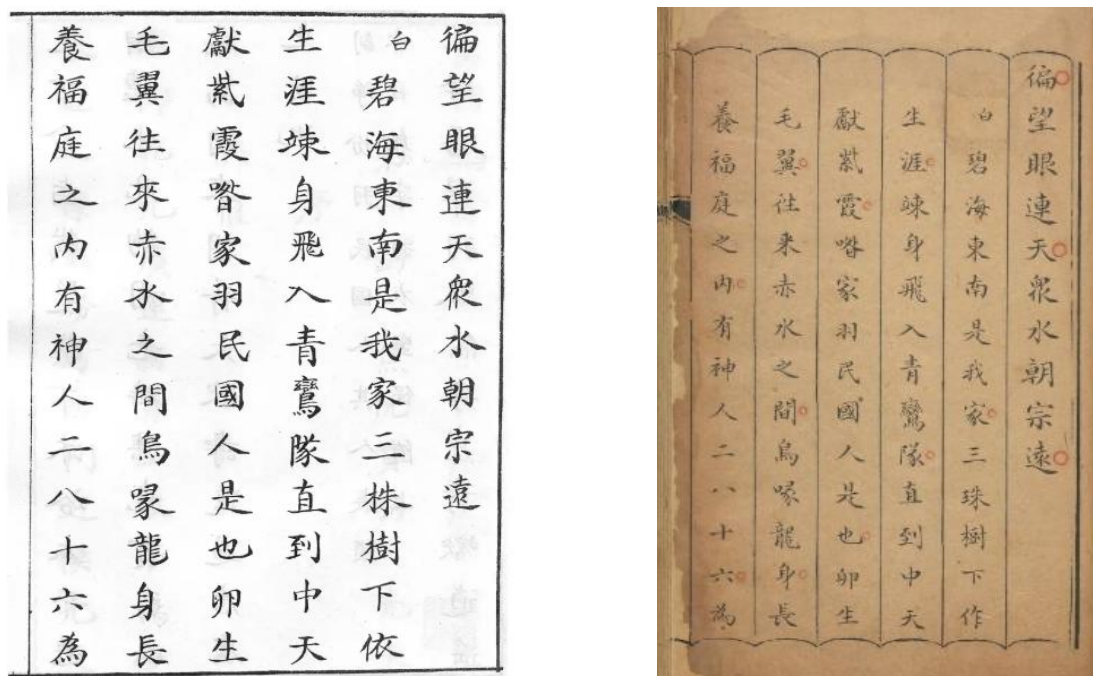


圖 2：《萬》與《康》對讀

不僅如此，自此以降，《萬》與《康》每齣內容大致相對應：

齣數	《康熙萬壽雜劇》	《萬國嵩聲》
1	〔前五種已缺〕	
2	〔前五種已缺〕	
3	〔前五種已缺〕	
4	〔前五種已缺〕	
5	〔前五種已缺〕	
6	玉燭均調（第六）	

7	羆虎韜威 (第七)	
8	文明應候 (第八)	
9	律呂正度 (第九)	
10	璿璣授時 (第十)	
11	(失名) (第十一) 〔殘缺，齣名、小序不詳〕	第一齣 焦僥貢羽
12	金母獻環 (第十二)	第二齣 金母獻環
13	雲師衍數 (第十三)	第三齣 雲師數
14	蒼史研書 (第十四)	第四齣 蒼史研書
15	百穀滋生 (第十五)	第五齣 百穀滋生
16	萬方仁壽 (第十六)	第六齣 萬方仁壽
17	鳳麟翔舞 (第十七)	第七齣 鳳麟翔舞
18	長幼歌風 (第十八)	第八齣 長幼歌風 (*完場)

《萬》第一至第八齣與《康》第十一至第十八齣，存有「異名同本」之現象。在戲本整理方面，其價值在於可供參校《康》之部分闕損，小者如《康》本第十六齣《萬方仁壽》〔頁 7a〕第六行最末一字缺損（「怎麼樣□」），《萬》本此處作「怎麼樣看」；大者如《康》第十一齣以《萬》本參校，可補其前缺頁及齣名如下：

《萬國嵩聲》第一齣	《康熙萬壽雜劇第十一齣 (失名; 殘本)》卷首
1. 〔頁 1a〕萬國嵩聲	
2. 第一齣 焦僥貢羽 先天	
3. 序	
4. 洪惟	
5. 聖皇臨銜乾元廣運涵育無垠若為華	
6. 東道之標載勝為西門之候光天	
7. 〔頁 1b〕之下含齒載髮莫不沐浴太平遊	

8. 翔德化此齣用堯時焦僂貢羽以	
9. 識萬國來朝普天獻壽遠過唐虞	
10. 之世也	
11. (副淨扮羽民國人其人長類	
12. 赤目身穿羽衣蠻隨上)	
13. 【仙品·點絳唇】翠羽瓢然丹崖青巘逍遙	
14. [頁 2a] 徧望眼連天衆水朝宗遠……	1. [頁 1a] 徧。望眼連天。衆水朝宗遠……

據此亦可補遺並解答《康》本闕文所引發的一些問題：

- 一、「徧。望眼連天。衆水朝宗遠」之前，可知缺兩個半葉十二行（包括第十一行又分為小字雙行，「副淨扮羽民國人其人長類/赤目身穿羽衣蠻役隨上」）；
- 二、可知羽民國人乃由副淨扮演；
- 三、曲文殘片（「徧。望眼連天。衆水朝宗遠」）屬【仙呂·點絳唇】，今可補齊全曲如下：「翠羽飄然。丹崖青巘逍遙徧。望眼連天。衆水朝宗遠。」<sup>21</sup>

然而，正如周肇祥所言，《萬》「鈔本稚劣，頗多訛脫」。因此，《萬》作為參校本，亦有其局限。

首先，在文字上頗多訛誤之處。《康》、《萬》二本重疊部分若有文字差異，可利用《康》本校正，此不贅述。未見於《康》而獨見於《萬》者，如上文所引僅存於《萬》本第一齣《焦僂貢羽》前兩葉文字，疑有訛誤處，筆者整理如下：

第一齣 焦僂貢羽      先天

<sup>21</sup> 斷句依據《康》本殘文朱筆圈點，並參鄭騫：《北曲新譜》（臺北：藝文印書館，1973），頁 77。

序

洪惟聖皇臨御。乾元廣運。涵育無垠。若為華（筆者按：為華應為「華為」<sup>22</sup>）東道之標。載（按：應為「戴」<sup>23</sup>）勝為西門之候。光天之下。含齒載髮。莫不沐浴太平。遊翔德化。此齣用堯時焦僂（按：應為「僂」<sup>24</sup>）貢羽。以識萬國來朝。普天獻壽。遠過唐虞之世也。

（副淨扮羽民國人其人長類（按：應為「頰」<sup>25</sup>）赤目身穿羽衣蠻隨上）

【仙品（按：應為「仙呂」）·點絳脣】翠羽瓢（按：疑為瓢）然丹崖青嶽  
逍遙

其次，據筆者初步校讀相關部分，發現《萬》所收八齣亦不完整，故有多處未能補《康》之缺損。如《康》本《金母獻環》〔頁 5a 末〕第六行有缺字：「法旨。□十番二且□□□□□舞介□□□□□□□□□□」，繼之為〔頁 5b〕空白頁及〔頁 6a〕首行「同向玉堦呈」。相較之下，《萬》本《金母獻環》〔頁 5a 末〕第六行止於「法旨」，緊接下一頁首行為「同向玉堦呈」，即《康》本之頁 6a 首行，之間並未顯示空白頁，讀者不易察覺《萬》本此處其實亦存在缺頁情況。

據此觀之，《萬》所依據之底本亦非曲文完整的全本，在抄錄時若遇殘損處，時而直接略過。類似情況如第十三齣《雲師衍數》〔頁 9b〕首兩行有缺字，《萬》本對應頁則無此二行，僅存三行（《康》本共五行），直接以較完整無缺的《康》本第三行作為該頁首行，似有意掩蓋其中的闕文情況。

尤有甚者，《萬》本時而竟從他處抄錄一段文字「剪貼補闕」。例如，比勘兩本《蒼史研書》頁 1a，《康》本第 5 及第 6 行有殘損缺字（參前圖 1），而《萬》本此處則貌似完整無損：

<sup>22</sup> 「乾元廣運」以下四句，同王維《送祕書晁監還日本國》序文（「乾元廣運。涵育無垠。若華為東道之標。戴勝為西門之候。」），據改。

<sup>23</sup> 同前注。

<sup>24</sup> 齣名及該齣下文均為「焦僂」。《山海經·大荒南經》：「有小人，名曰焦僂之國，幾姓，嘉穀是食。」

<sup>25</sup> 《山海經》謂羽民國「在比翼鳥東南，其為人長頰。」據改。

	《康》本《蒼史研書》	《萬》本《蒼史研書》
第五行	皇上宸章巍煥。日照月臨。睿□□ □□	皇上宸章巍煥。日照月臨。睿 <b>歸六書</b> <sup>26</sup>
第六行	流嶽峙。誠□□□□□□□□	昔流嶽時。誠 <b>史今為玉闕上仙職掌</b> <sup>27</sup>

乍看之下，我們或以為可以依據「完整無損」的《萬》本補齊《康》本所缺，但其實不然。該頁有周肇祥的一則眉批：「昔時疑川峙之誤，然照下文此句為昔作帝軒左史」，提出了文字語意不順的疑問。但周氏似乎未料到此處之疑誤難解，竟是抄寫者移花接木的取巧所造成。

仔細校讀，可發現《萬》本此二處所補文字（「歸六書昔」及「史今為玉闕上仙職掌」），其實恰恰將後一頁（1b<sup>28</sup>）同一位置的文字「複製」、「粘貼」到此處。將此二葉並置，此「剪貼」動作一目了然：

<sup>26</sup> 粗體字以示強調，為筆者後加。

<sup>27</sup> 同前注。

<sup>28</sup> 《蒼史研書》一齣，《康》本第一及第三半葉之間有一空白頁（〔頁 1b〕），而《萬》本的處理方式則如同上文所討論《金母獻環》，有缺頁處亦不顯示空白頁。故此處《萬》本頁 1b，其實即《康》本頁 2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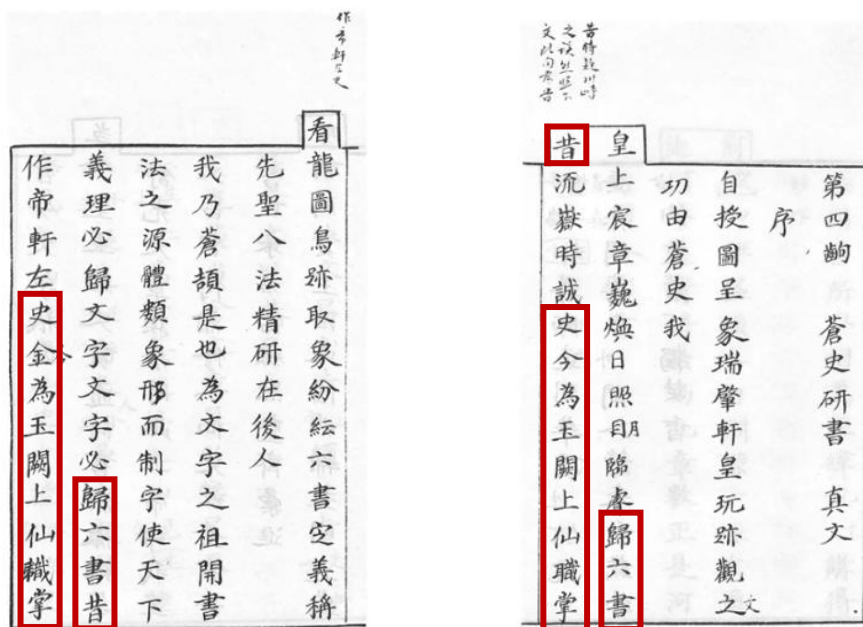


圖 5：《萬》本《《蒼史研書》之「剪貼補闕」（\*著重部分為筆者後加標明）

《康》與《萬》兩個集子中各齣文本差異情況複雜不一，此不贅述，俟日後若整理校記時再一一列出。周肇祥言《萬》本「頗多訛脫」，從以上情況看來，筆者以為其脫漏處不一定是抄寫時「訛脫」之誤，可推斷《萬》所據底本本身即為殘本。值得注意的是，《萬》所據底本雖非《康》（《焦僥貢羽》一齣可證），但其缺損部分又與《康》十分接近。是否有可能《萬》即直接抄自《康》，而再自行補上《焦》卷首？雖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但從《萬》處理其底本殘缺處之草率（或徑自刪去數行或整葉，或從它處移花接木）來看，這個可能性較低。

此外，《萬》本的出現，也給我們帶來一些戲本文獻整理方面的思考及啓示。《萬》本最後一齣，即《康》本第十八齣《長幼歌風》。值得注意的是，《萬》本《長幼歌風》末尾有落場詩一首：

今古何曾異。唐虞帝德同。  
一人均化育。長幼盡歌風。

隨即《萬》本下一行有「完場」字樣，明確宣告全劇終結於此。對照《康》的同一齣戲，筆者以為《萬》之「完場」具幾點啓示：

(一)、《萬》之八齣形成本身一個獨立完整的戲劇（或戲劇集）。與《康》原本至少收錄十八齣相比較，可看出這些宮廷戲曲中分齣與合集的一個現象——齣目可分可合、編者可靈活處理。類似情況不在少數，如清代文人王文治（1730–1802）曾為乾隆五次南巡撰寫迎鑾新曲九種，既有全收九種之刻本傳世，又有僅選錄其中四種的內府「異名」抄本。<sup>29</sup>此外，各種不同總集如《九九大慶》、《法宮雅奏》等不但在體制上長短不一，所收戲本之重疊性更為常見。由此足見，有必要更關注各宮廷戲本的組成單位，即某一總集中的劇目或某一劇本中的齣目。

(二)、《萬》之「完場」與《康》本對讀，恰恰暗示並確認其「未完」。參校《康》本《長幼歌風》，亦有同樣一首落場詩，但末句有殘損，即上文所指出：

第四行缺字：「帝德同。一人均化育。長幼盡歌□。□」

之後為兩空白葉，若無《萬》本對照，難以確定《長幼歌風》是否以此為結尾。但應注意的是，《康》最末葉〔9b〕還有以下這一段文字：

1. 子孝。這都是
2. 當今聖德感格。故現此祥瑞耳。（衆）是
3. 吓。（外唱）
4. 【江兒水】這是大孝天呈瑞。弘仁地產
5. 奇。時和世泰豐登歲。兩順風調千邦
6. 治。風淳化美敷仁義。

<sup>29</sup> 詳見拙文“Song of Dragon Well Tea and Other Court Plays: Stage Directions, Spectacle, and Panegyrics”, in Patricia Sieber and Regina Llamas, eds. *How to Read Chinese Drama: A Guided Anthology*.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Chapter 13, pp.309-324.

該葉有「北京圖書館藏」及「如山過目」章，可知應為現存《康熙萬壽雜劇》之卷尾。根據各家著錄及研究，《康》僅存十三齣，似應將此葉視為其第十八齣《長幼歌風》之收尾。如此看來，是否又是《萬》有所訛脫？

上文已述，《萬》抄本有種種不精、不妥之處。或許是受此影響，筆者原先亦懷疑《萬》此處可能因遇到底本有脫漏，而在「長幼盡歌□」補上與齣名相應的「風」一字後就草草完場。然細讀之下，其實並非如此。首先，落場詩的作用即宣告一齣戲的結束或總結劇情，參照《康》內另一齣（《雲師衍數》），對落場詩的處理亦如此。落場詩置於齣末，之後不應又另起一段說白及唱辭。其次，更應注意的是，《康》末葉中的【江兒水】一曲押齊微韻，而《長幼歌風》則標明為蕭豪韻<sup>30</sup>。再者，劇本中【江兒水】雖然指示由「外唱」，但《長幼歌風》中「外」角並沒有上場。由此可知，《康》本最末頁「子孝。是都這」以下一段文字不應歸屬於《長幼歌風》，明確是其它作品，即《康》所存十三齣以外另一齣之殘片。目前，TEXTCOURT 數據庫將之標為一失名片段。<sup>31</sup> 如此一來，過去各家著錄《康》集為殘本十三齣，亦應改為殘本共十四齣。

這也說明，《萬》抄本雖有上文所述種種「稚劣」不足之處，在進行戲本整理時亦未可一概而論之。《萬》本《長幼歌風》齣末「完場」之終結，不僅提醒我們《康》本可能「未完」於第十八齣，亦暗示著戲本整理的工作往往看似剛解決了一個問題，隨即又產生新的疑問，實為「未完」之工作。

## 五、鏈接宮廷戲本：TEXTCOURT Q90680 及其它

如上文所述，對《康》及《萬》進行仔細對讀校勘，可發現許多問題。然而，這當中預設了一個必要前提：研究者首先要認識到兩個文本之間的關聯，才會將它們並置研究。退一步思考，此個案恰恰反映了近世文本研究中的一大難點：在浩瀚如海的近世宮廷戲本中，如果沒有其它線索提示，我們是否會把《康》及《萬》這兩個文本連繫起來做對讀研究？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將這些過去長期被視為毫不相干、被分開著錄的獨立文

<sup>30</sup> 《康》及《萬》所收各齣，均在卷首齣名之後，列出所歸屬《中原音韻》之韻部（如第六齣《玉燭均調》尤侯、第七齣《熊虎韜威》東鐘等）。

<sup>31</sup> TEXTCOURT 數據庫作「Kangxi wanshou zaju- fragment (name lost) 康熙萬壽雜劇- 這都是當今聖德感格（失名；片段）」(Q00683\_01\_A)處理，參：[https://textcourt.ames.ox.ac.uk/database/scripts/Q00683\\_01\\_A/?tab=pages&tabfilter=](https://textcourt.ames.ox.ac.uk/database/scripts/Q00683_01_A/?tab=pages&tabfilter=)

本鏈接起來？這一節將集中討論 TEXTCOURT 研究項目所建置《明清宮廷戲曲文獻數據庫》如何利用數位化環境對這些「異名同本」的重疊性宮廷戲本進行文本系統的梳理與鏈接。

筆者目前在牛津大學執行的科研項目「明清宮廷戲劇文本世界的鏈接與圓合」（Linking the Textual Worlds of Chinese Court Theater, ca. 1600-1800，簡稱TEXTCOURT）所建置《明清宮廷戲曲文獻數據庫》，旨在匯集宮廷戲本及相關文獻材料，探尋研治這些戲曲的方法。TEXTCOURT項目以TEI（Text Encoding Initiative, 文本編碼規範）為主要技術，轉錄劇本的內容、製作附有標記的數位戲曲文本，希冀藉此實現戲曲文本之間的內部連接，文本人物與場合與物質文化等外部連接，以及海外文獻如使節記錄等的跨文化連接。<sup>32</sup>

其中，在文本的連接方面，包括嘗試在數位化環境下，通過文本代碼的設定，來對「異名同本」或「同名異本」等重疊性宮廷戲本進行文本系統的梳理、鏈接及消歧區分。比方說在《明清宮廷戲曲文獻數據庫》中，目前我們已發現並比對過的《碧天霄霞》、《碧雲霄霞》、《乾隆安殿本》、《異艷堂六種曲》、《太平雜劇》等五個集子因為均屬同樣內容，因此可皆以代碼Q90427指代，並分別附以「01」、「02」等後綴（依次為Q90427\_01、Q90427\_02等）以做區別。如此一來，異名同本的這五套清宮承應戲即可一目瞭然。而這五個集子分別所收之六種曲，則另有代碼，如第一種《大佛升殿》即Q00321。同一系統下的不同版本，如《大佛升殿》有五種集子的不同文本，可再進而以英文字母依序做區分，如「Q00321\_01\_A」、「Q00321\_01\_B」等。例如數據庫中以 Q00321\_01\_B 指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所藏《碧天霄霞》中的《大佛升殿》本，而 (Q00321\_01\_E) 則指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太平雜劇》中的《大佛升殿》本。此外，在面對一些同名異本的複雜戲本情況時，我們也可以運用類似的方法消除歧義。仍以《碧天霄霞》為例，在所收六種曲中，其中兩種《萬國來朝》與《四海昇平》就有此現象，甚至造成將不同故事內容的《四海昇平》張冠李戴的情況。<sup>33</sup>我們在《明清宮廷戲曲文獻數據庫》中，將眾多題為《四海昇平》的戲本分為兩大文本系統：以海若開場的

<sup>32</sup> 詳見 Tian Yuan Tan, Ewan Macdonald and Ming Tak Ted Hui, “TEXTCOURT: Developing a Digital Approach to Chinese Court Drama,” 《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 *Journal of Digital Archives and Digital Humanities*, No. 10 (October, 2022): 1-31. DOI: [10.6853/DADH.202210\\_10.0001](https://doi.org/10.6853/DADH.202210_10.0001)，以及項目數據庫：<https://textcourt.ames.ox.ac.uk/database/>

<sup>33</sup> 詳見拙文〈明清宮廷演劇的文本世界〉，《政大中文學報》第三十七期（2022），頁 20-21.

文本系統（如《乾隆安殿本》）代號為「Q00371\_01」，而以文昌帝君開場的另一系統則配以不同代碼「Q00156\_01」，如此一來容易做區別。同一系統下的不同版本可再進而以英文字母依序做區分，如「Q00156\_01\_A」、「Q00156\_01\_B」等（目前數據庫有Q00156\_01六種文本以此編排）。

再以本文討論的《康》與《萬》為例，過去將之分別著錄為兩個獨立的戲本，研究者若未經眼細讀，在面對海量宮廷戲本時，不太容易注意到兩者之間的關係而把它們聯係起來進行對讀。採用TEXTCOURT數據庫中文本代碼的設定原則，《康》與《萬》內容文字既有重疊，可視為同一文本系統，皆以代碼Q90680指代。但二者又有異名情況，因此可用後綴「01」、「02」做區別，即Q90680\_01\_A為《康》而Q90680\_02\_A為《萬》。假設日後發現《康》與《萬》另有同名之它本存世，則可依次做Q90680\_01\_B、Q90680\_02\_B等。<sup>34</sup>

再看《康》與《萬》共同收錄的八齣戲，依循同樣原則，各齣有其代碼如下：

- 1) Yuzhu juntiao 玉燭均調 (Q00354)
- 2) Xionghu taowei 羆虎韜威 (Q00355)
- 3) Wenming yinghou 文明應候 (Q00356)
- 4) Lülü zhengdu 律呂正度 (Q00357)
- 5) Xuanji shoushi 璿璣授時 (Q00358)
- 6) Kangxi wanshou zaju No. 11 (name lost; incomplete copy) 康熙萬壽雜劇第十一齣  
(失名; 殘本) (Q00533)
- 7) Jinmu xianhuan 金母獻環 (Q00359)
- 8) Yunshi yanshu 雲師衍數 (Q00360)
- 9) Cangshi yanshu 蒼史研書 (Q00361)
- 10) Baigu zisheng 百穀滋生 (Q00362)
- 11) Wanfang renshou 萬方仁壽 (Q00363)
- 12) Fenglin xiangwu 鳳麟翔舞 (Q00364)
- 13) Zhangyou gefeng 長幼歌風 (Q00365)

<sup>34</sup> 有關戲本代碼之設置，參TEXTCOURT網站有關說明（「Code」）：<https://textcourt.ames.ox.ac.uk/helip/2/>

前五齣僅見於《康》，故只有「01」而無「02」（如《康》本第一齣《玉燭均調》即 Q00354\_01\_A），而後八齣則分見於《康》、《萬》二本，均有「01」及「02」本（如《康》本《金母獻環》為 Q00359\_01\_A，而《萬》本《金母獻環》則為 Q00359\_01\_B）。在此原則之下，即使齣名稍有不同，如《康》本《雲師衍數》，《萬》本脫一字作《雲師數》，又或有完全不同之異名、甚至是「失名」的情況如《康》第十一齣「失名」殘本，在數據庫中同樣可以通過代碼進行鏈接，即《康》「失名」殘本為 Q00533\_01\_A，而《萬》本《焦僂貢羽》則為 Q00533\_01\_B。此外，TEXTCOURT 數據庫在顯示各別文本的界面中，有一具提示鏈接功能的「相關」（Related）標籤，在劇目（Play）的層面上亦清楚告知使用者該齣有兩個文本（Scripts），分別出現於《康》與《萬》兩個集子（Collections）中（見圖6）。<sup>3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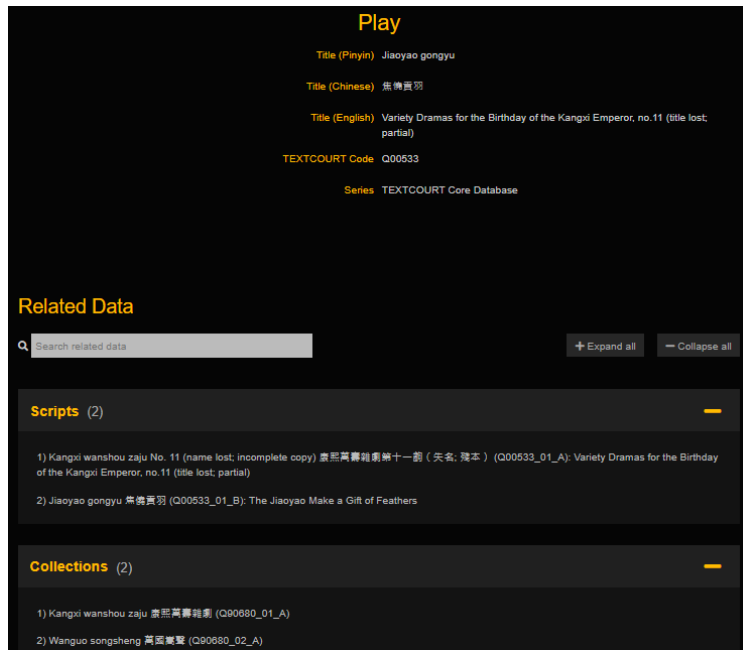


圖 6：

TEXTCOURT 數據庫 Q00533 文本系統截圖

<sup>35</sup> 參：<https://textcourt.ames.ox.ac.uk/database/plays/Q00533/>

## 六、結語：作品題名、文本代碼與文獻反思

本文首先通過對《康》「存十三齣」殘本與《萬》八齣本的人工對讀，指出二者「異名同本」之文本關係，並進而討論 TEXTCOURT 項目如何在數位化研究環境中，利用文本代碼對此類重疊性宮廷戲本進行文本系統的梳理、鏈接及消歧區分。消除名稱異同的不穩定性所帶來的混亂、闡明具有相同內容的作品之間的關聯性，可解決近世戲曲文本研究中一個重要難題，宮廷戲劇的歷史亦將逐漸清晰。

文中所討論的《康》與《萬》並非孤例。再舉 TEXTCOURT 數據庫中另一組容易混淆的三個文本為例：

I. Taiping wanghui 太平王會 (Q00163\_01\_A)

II. Taiping wanghui 太平王會 (Q00425\_01\_A)

III. Wanguo songhu 萬國嵩呼 (Q00425\_02\_A)

三個文本之間有無關聯？若單憑劇名做判斷，不僅不能解決問題，甚至有誤導性。這裡我們可以再次看到 TEXTCOURT 文本代碼的作用。文本 I 與文本 II 雖同樣題為《太平王會》，但其個別代碼之差異，可提醒使用者此二本乃「同名異本」，分別屬於 Q00163 與 Q00425 兩個不同的文本系統。反之，文本 II 與文本 III 雖然名稱不同，但其代碼可提示使用者：如同上文所揭示《康》與《萬》的情況，此《太平王會》與《萬國嵩呼》其實亦是同屬 Q00425 系統（見圖 7）的「異名同本」<sup>36</sup>。

<sup>36</sup> 參：<https://textcourt.ames.ox.ac.uk/database/plays/Q00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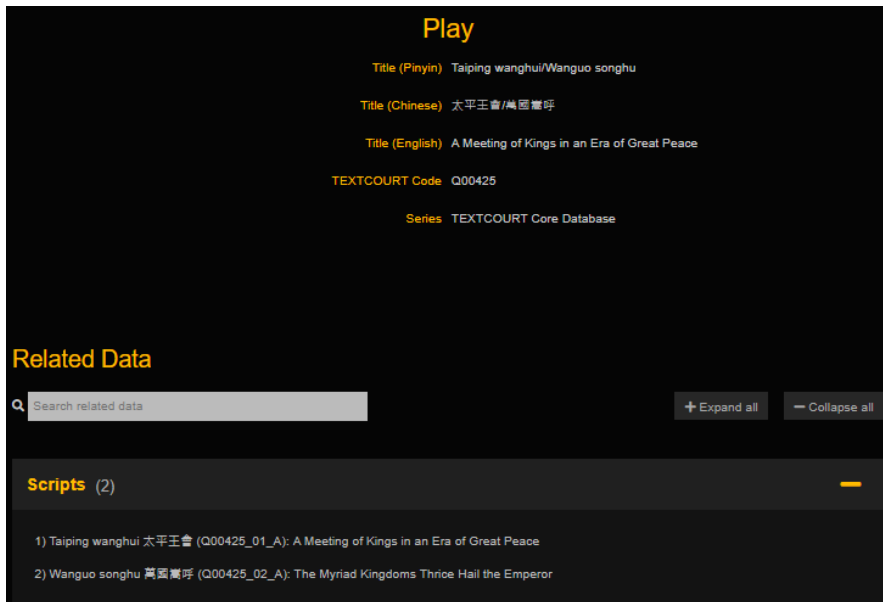


圖 7：TEXTCOURT 數據庫 Q00425 文本系統截圖

放眼中國文學史，還有不少大規模的文獻如歌謠、方言唱本等，與近世宮廷戲本的文本狀況相類似。這類文獻均因數量龐大不易掌握、且多數無明確作者而難以歸納。如此一來，文本名稱與內容的任何不穩定與不對應，都很容易對研究造成困擾。面對海量文獻，我們又要「如何」大海撈針般地發現彼此相關連的文本？在此意義上，TEXTCOURT 數據庫所提出的文本代碼的設置與數位鏈接的研究方法，能否適用於處理其它同類型的文本？

文本代碼的設置，不僅在實際操作方面，可以解決研究上因作品「名稱」而產生的一類問題，竊以為它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利用 Q90680、Q00533 等一系列代碼來區別文本，其實在方法上而言，對研究者來說亦可作為一種提醒。在面對像宮廷戲曲或同類型的海量文學文獻，不能停留在討論「一部作品」的層面，而須更進一步區別、對讀此「作品」現存眾文本所展現的各自不同的面貌。同一系統中的眾文本，各具其特點及意義。以本文所舉《康》、《萬》兩本戲曲文本的鏈接比對為例，二者在抄錄形式及內容層面皆呈現出精粗詳略之差異。然而，單憑傳統「善本」或「底本」的觀念評斷其優劣或做取捨，並不恰當。全面了解宮廷戲曲文本的全貌，有賴於多本交叉校勘與相互補

充。延伸而言，加強對眾文本間的鏈接與對讀，不僅有助於深入認識當時宮廷戲曲的發展樣態，更對理解近世宮廷文本的流傳與承襲具有重要意義。

以代碼指代作品或為個別文本做編號等做法由來已久，在其它研究領域亦不乏先例。比方說放眼敦煌文學研究，論及曲子詞總集《雲謠集》往往須提及 P.2838、S.1441（即伯希和及斯坦因所藏敦煌寫本編號），不能繞過或略過這些個別寫本來談一部「作品」。此外，更有以個別文本如 P.2555 作為中心出發的眾多研究等。敦煌文獻中的殘片、異名、多寫本等複雜文本狀態，同本文所討論的宮廷戲本的情況其實多有相似，但相比之下不難發現，這樣一種對作品個別文本的關注和重視，在近世文本的研究中卻似乎缺席了。是因為近世文獻數量過於龐大，以致於無法深入至個別文本？抑或是因為宮廷戲曲及俗文學等大量無名氏文獻在文學史上仍未佔有一席之地的緣故？

針對大規模近世文學文獻的研究，亟需探索可行的系統化方法。運用文本編碼及各類數位化分析技術，有助於有效整合與鏈結文獻資源，進一步促進文本研究的深化，並提升對文學「作品」多元面貌的關注。隨著文學史研究的不斷深耕廣植及對作品解析的多角度推進，上述議題日益重要。傳統文獻的著錄、校勘與彙整為研究之基石，若能結合現代數位人文領域提供的新興工具與方法，可開創中國近世文獻遠近閱讀的新局面。本文結合 TEXTCOURT 研究計畫所建構的文獻資料庫及數位化實例，闡述個人研究思路與構想，期待藉此與學界同仁共同探討相關議題。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清〕佚名：《康熙萬壽雜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四冊一函（書號 T02733）。

〔清〕佚名：《萬國嵩聲》，中國首都圖書館藏本，收入吳書蔭編：《綏中吳氏抄本稿本戲曲叢刊》第 22 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 年。

### 二、近人論著

陳蘊沅：〈關於明清宮廷演劇研究的幾點思考〉，《明清宮廷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一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 年。

——：〈明清宮廷演劇的文本世界〉，《政大中文學報》2022 年第 37 期。

傅惜華：《清代雜劇全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

熊 靜：《清代內府曲本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 年。

——：〈清代內府曲本簡目彙編〉，收入其《清代內府曲本研究》下冊，廣州：中山大學博士論文，2012 年。

齊如山：〈《齊氏百舍齋戲曲存書目》〉，《圖書季刊》新第 9 卷第 1, 2 合期，1948 年。

蔡毅編：《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濟南：齊魯書社，1989 年。

鄭 騫：《北曲新譜》，臺北：藝文印書館，1973 年。

戴 雲：〈《康熙萬壽雜劇》散論〉，《戲曲與俗文學研究》2016 年第 2 輯。

羅 燕：《清代宮廷承應戲及其形態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Chen, Liana, *Staging for the Emperors: A History of Qing Court Theatre, 1683–1923*. Amherst: Cambria Press, 2021.

Tan, Tian Yuan, “Song of Dragon Well Tea and Other Court Plays: Stage Directions, Spectacle, and Panegyrics”, in Patricia Sieber and Regina Llamas, eds. *How to Read Chinese Drama: A Guided Anthology*.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309-324.

————, Ewan Macdonald and Ming Tak Ted Hui, “TEXTCOURT: Developing a Digital Approach to Chinese Court Drama,” 《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 *Journal of*

*Digital Archives and Digital Humanities*, 10 (October 2022): pp. 1-31. DOI :  
[10.6853/DADH.202210\\_\(10\).0001](https://doi.org/10.6853/DADH.202210_(10).0001) ,

TEXTCOURT 項目《明清宮廷戲曲文獻數據庫》：<https://textcourt.ames.ox.ac.uk/database/>

TEXTCOURT 數位文本《康熙萬壽雜劇》（代碼 Q90680\_01\_A）:

[https://textcourt.ames.ox.ac.uk/database/collections/Q90680\\_01\\_A/](https://textcourt.ames.ox.ac.uk/database/collections/Q90680_01_A/)

(Accessed 3 February 2026).

TEXTCOURT 數位文本《康熙萬壽雜劇- 這都是當今聖德感格（失名; 片段）》（代碼 Q0  
0683\_01\_A）:

[https://textcourt.ames.ox.ac.uk/database/scripts/Q00683\\_01\\_A/?tab=pages&tabfilter=](https://textcourt.ames.ox.ac.uk/database/scripts/Q00683_01_A/?tab=pages&tabfilter=)

(Accessed 3 February 2026)

TEXTCOURT 數位文本《萬國嵩聲》（代碼 Q90680\_02\_A）:

[https://textcourt.ames.ox.ac.uk/database/collections/Q90680\\_02\\_A/](https://textcourt.ames.ox.ac.uk/database/collections/Q90680_02_A/)

(Accessed 3 February 2026)

TEXTCOURT 數位文本《萬國嵩聲 [識語]》（代碼 Q00532\_01\_A）:

[https://textcourt.ames.ox.ac.uk/database/scripts/Q00532\\_01\\_A/?tab=info](https://textcourt.ames.ox.ac.uk/database/scripts/Q00532_01_A/?tab=info)

(Accessed 3 February 2026)

## Linking Early Modern Chinese Court Drama Scripts:

### The Incomplete Kangxi Wanshou zaju, Its Variant Title, and Q90680

TAN, Tian Yuan \*

#### Abstract

The corpora of early modern Chinese court drama scripts are voluminous and present complex textual states. I have previously summarized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researchers into three main aspects: disjointedness, fragmentation, and isolation. Although there are catalogs and reference works available to aid the navigation of various collections and archives, scholars are still unable to fully grasp the textual status of Ming and Qing court plays. One of the reasons is that such plays often have the same text under different titles or the same titles that represent different texts. In this article I use a group of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texts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how the 「title」 of a text, which is usually used to identify the content of a work, is often less reliable in the case of court drama scripts due to their titular instability, repetitiveness, and casualness. As a result, this often leads to confusions and misunderstandings in research. By comparing the selected texts through aligned reading, we can eliminate the confusion caused by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names and identify works sharing the same or similar content. This can help to resolve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the study of early modern drama texts and clarify the history of court theater. In addition,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databas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court drama established by the TEXTCOURT research project make use of the digital approach to systematically link the texts of such overlapping court plays that carry different titles but share the same or largely similar content. In proposing a need to establish codes for individual scripts, the paper considers broader issues in early modern textual cultures and calls for more critical attention to textual studies of these and other vast corpora from this period.

**Keywords:** Early modern texts; *Kangxi wanshou zaju*; *Wanguo songsheng*; Digital humanities; Text codes.

---

\* Shaw Professor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Oxford.

